

## 第一章 裴家的傻姑娘

天下之繁華，莫過於東都城。

羅布井的舶品鋪子、長街的煙雨樓閣、青龍湖的十里畫舫、通雲臺的四方神柱，這些讓東都人驕傲的地方，單是一個都夠嚼說上大半天。

東都是凌朝京城，此地集居皇室貴胄、世家望族，自前幾朝不停拓寬的青石板路穿梭巷市之中，一個個朱漆高門外，石獅霸氣威武。

凌朝已逾二百年，商是國姓，今上三年前登基，年號景武。

景武三年的盛夏來得比往年要遲一些，遲到的悶熱更烈更猛，熱風拂過之處葉片翻捲樹枝耷彎，夏蟬的鳴叫有氣無力，時不時停上一停。

豔陽高照，烈日當空，東都城大街小巷子被熱浪籠罩，行人稀少，偶爾有那麼幾個非要出門的大多是行色匆匆，恨不得一步併作三步走。

如此季節，非置身冰盆充足的屋子不能解暑氣。

正午的時辰，各府的丫頭婆子都恨不得躲在屋子裏不出來，偏偏還有不怕曬的傻子蹲在草叢邊找蚰蚰兒，這個傻子不是別人，正是宣平侯府的三姑娘裴元惜。

說到這位裴三姑娘，當真是可惜得緊，聽說小的時候她聰明伶俐，極得裴郅喜歡，誰能想到一跤摔破頭變成傻子。

「李姨娘還在夫人的屋子裏侍候著，她也是用心良苦，自從三姑娘摔傻之後，她對夫人越發盡心，許是想著平日裏多孝敬夫人，以後夫人會看在她忠心的分上多多看顧一下三姑娘。」

「可不是，我還記得三姑娘小的時候，那可是難得一見的機靈人，不到一歲就能開口叫人，兩歲不到就能識字，那時候侯爺喜歡得緊，連大公子都要靠一邊。」

「好好的女兒成了傻子，李姨娘該有多傷心啊，若是三姑娘好好的，她也不至於天天伏低做小，比咱們當奴婢的還要操勞，就算比不了趙姨娘，那總比秋姨娘強。」

「真是可惜，要我說三姑娘就是名字取得不好。」

「快別說了，她會聽到的。」

「怕什麼，她一個傻子，哪裏聽得懂我們說的話。」

兩個粗使婆子就在一處樹蔭下說話，她們談論的對象就趴在不遠處的地上。

少女約莫十五六歲的模樣，杏色的羅裙沾滿泥土，花頭鞋髒得看不出原來的顏色，厚重的劉海蓋住額頭，被汗水打濕成一綹綹的亂髮。

嬌憨的小臉上滿是汗水，順著曬到發紅的臉頰流下來，長翹的睫毛之下是大而無神采的眸，像是隔著輕紗的月亮失去原有的光彩。

唇紅齒白，皮膚吹彈可破，說一句花容月貌亦不為過，但正因為她是個傻子，生成如此相貌反倒更加可惜。

那兩個婆子又歎息感慨幾句，這才散去。

她們走後，裴元惜站起來拍拍身上的土，望著她們離開的方向，茫然立於烈日之下，仰面感受著烈焰驕陽。

這天真熱，她卻覺得好冷。

「姑娘，您又跑出來了？這大熱天的小心中暑。」小路那邊跑來一個圓臉丫頭，

是裴元惜的丫頭春月。

春月是十年前到裴元惜身邊的，那時候裴元惜已是一個傻子，之前侍候的人因為她變傻發賣的發賣，貶出去的貶出去，如今在她身旁的都是新人。

「這有好玩的。」裴元惜攤開手，露出一隻個頭不小的蝟蝟兒，無論那蝟蝟兒怎麼蹦都逃不過她的手心，「春月妳看看，這個大不大？可好玩了。」

春月見她臉曬得通紅，趕緊把她拉到樹蔭底下，拿出帕子又是替她擦臉又是替她擦手。「姑娘，您若真耍玩，仔細尋涼快些的地方玩，當午的日頭最毒，奴婢怕您中暑。」

「好春月，我知道的，我又不是傻子。」

春月不滿地想，也不知趙姨娘和秋姨娘是怎麼約束下人的，那些人總喜歡亂嚼舌根，說姑娘是傻子，姑娘定是聽得多往心裏去，記住了傻子這個詞。

「姑娘當然不是傻子，那些人才是傻子。」春月哄著她，見她小臉曬得厲害、嘴唇發乾，問道：「姑娘，妳渴不渴？」

裴元惜點頭，她有點渴，下意識舔唇滋潤。

饒是春月日日侍候她，也被她這突來其來的撩人之姿弄了個大紅臉，三姑娘生得可真好看，為什麼會是個傻子呢，老天真是不公。

「那姑娘您就在這樹蔭底下等奴婢，奴婢去給您取涼茶。」春月叮囑她別亂跑。

「好，妳快去快回。」裴元惜揮手趕人的姿勢像極三歲小兒。

夏蟬聲嘶力竭地叫起來，一波接著一波，你方唱罷我登場，生怕別人不知道牠們的存在。

裴元惜慢慢低頭，盯著地上偶爾爬過來的螞蟻，沒人知道她在想什麼。

一個家丁神神祕祕地靠近，眼中閃爍著詭異的算計，「三姑娘，一個人坐著玩呢，春月那丫頭呢，怎麼不在您跟前侍候著？」

裴元惜抬起頭，呆滯的目光象是根本不認識他，憨憨地道：「春月去取茶了，我渴得厲害。」

「茶水有什麼好喝的，妳蓮子才好吃呢。澄明池裏的蓮子嫩得剛好，一粒粒吃到嘴裏又清甜又解渴。」他慢慢誘哄著，「三姑娘要不要去那邊採蓮子？」

「姨娘交代過我，不能去池邊玩。」她頭搖得像個撥浪鼓，頭上簪子上吊著的珍珠墜兒來回晃動，令人眼花撩亂。

家丁又哄，「三姑娘就在邊上看著，奴才替您摘。」

「真的？你可別騙我，我不是傻子。」傻裏傻氣的少女一臉認真，卻難掩她有如三歲孩童的稚氣。

家丁一笑，輕蔑至極，「三姑娘自然不是傻子，三姑娘可是侯府裏最聰明的人，奴才哪裏敢騙三姑娘。趁著此時無人，三姑娘可要快些。」

「真的，你真的覺得我是最聰明的人？」裴元惜歪著頭問。

妳個傻子！

家丁在心裏狂笑，「是啊是啊，奴才可沒見過比三姑娘更聰明的人了。」

裴元惜咧開嘴笑，笑容亂了家丁的心，像是悶熱之中吹過來的微風，涼涼爽爽地

吹入人心，又像是萬千綠葉中突然綻開一朵鮮花，瞬間絢爛整個夏季。

「像我這樣聰明的人，誰也不能騙我，咱們趕緊走吧。」裴元惜一臉等不及的樣子，毫無儀態可言地從地上爬起來，不停催促著他。

家丁收斂心神，眼裏閃過得色，笑得殷勤又噁心。

澄明池是侯府風景最佳之處，每年初夏蓮花含苞，一直到蓮蓬長成都是賞景的好地兒。府裏的姨娘姑娘們極愛此處，時常帶著僕從前來觀賞。

這個時辰，池邊自是沒人的，碧綠的蓮蓬像一個小碗在荷葉間林立，近池邊的早已被人摘光，如今便是最近的也非徒手可以搆得。

那家丁應是提前踩好了點，他找到的蓮蓬離池邊較近。「三姑娘，這裏有一個。」裴元惜興沖沖地跟過去，順著他的手張望，「在哪在哪？」

「在這在這，三姑娘您再往前一點，看到了嗎？」他的聲音拔高，透著一股將要算計得逞的激動。「三姑娘，親手摘的蓮子才更甜，要不您試試看？」

「真的嗎？真的會更甜嗎？」她的表情有些猶豫，「可是好像很遠的樣子。」

「不怕，奴才會拉著三姑娘的。」家丁說著，手伸過來。

誰知裴元惜一個側身，把他往前一推，家丁來不及收力又沒設防，一下子跌進池裏，池水不是很深，但東都城地處北方，時人大多不會水，家丁拚命在水裏掙扎著，大聲喊著救命。

「好玩，真好玩！」裴元惜在池邊鼓著掌，眼看著那家丁站穩身體要爬上來，她忙喊道：「你別上來，我還要看，真是太好玩了。」

家丁目露凶光，準備一不做二不休。

裴元惜撿起石子丟他，「讓你別上來！趕緊下去，我還要看！」

她扔得又狠又準，一枚石頭砸中家丁的眼，一枚石頭砸中他的膝蓋，他一個不穩，重新跌進池水裏。

春月來的時候，那家丁已在池水中泡了一刻鐘，整個人極其狼狽，他怨毒的目光時不時盯著池邊鼓掌大笑的少女，暗恨自己方才失手。

「姑娘，您怎麼跑這來了？」春月忙讓她過來，別站在池邊，「姨娘不是交代過，讓您別到這邊來。」

「嗯，我記得姨娘說的話，這個人說帶我來摘蓮蓬，還說要幫我摘，可是他太笨了，竟然掉進池子裏爬都爬不起來，真沒用！」

那家丁剛爬上岸，聽到她這番話差點氣到吐血，他總不能說出真相來，幸好她是個傻子，就算是傳到夫人那裏他也有說辭，到時候最多就是被訓斥兩句。

春月認出他，「你不是趙姨娘院子裏的周三嗎？」

「正是我。」周三一臉苦相，望著滿臉意猶未盡的裴元惜欲言又止，「春月姑娘，還勞累妳替周某保個密，實是在妳家姑娘太纏人，我也是被她纏得沒法子才帶她來的。」

裴元惜的大眼懵懵懂懂地望著他，周三略有一絲心虛，竟然不敢直視她的目光，又在內心暗罵：不過一個傻子，怕什麼！

春月道：「周大哥放心，我心裏有數。」

姑娘跑到澄明池邊來，真要被李姨娘知道，不只周三會受罰，她也一樣跑不掉，好在姑娘沒事，真是天大的幸運。

周三捂著眼一癱一癱地走遠，春月趕緊帶著自家姑娘離開這個地方。

「姑娘，您下回千萬別再嚇奴婢，別再來池邊玩了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我又不是傻子！」裴元惜歡快地應著，聲音極大。

遠去的周三聽到這句話，只覺得一口老血堵在心口，憋得他心肝肺都疼得厲害。

出了這樣的事，春月再也不敢離開裴元惜半步，她像哄三歲孩子一般哄著自家姑娘，總算是把人哄回了院子。

李姨娘這些年對侯爺夫人沈氏鞍前馬後，下人不敢欺負她們母女，管事那邊更是不敢剋扣她們的分例。

屋子裏擺著兩個冰盆，比外面涼爽許多，迎面一道雕花繡花草的立式屏風，一應古色古香的桐油色椅凳櫃架，簡單中透著富貴人家的底氣。

裴元惜一腳踢掉花頭鞋，毫無形象的趴到床上打滾，「真舒服，我要睡覺。」

春月收拾著她踢落的鞋子，原本想讓她換一身衣服再睡，見她實在是睏得緊，沒忍心再去折騰她。

半個時辰後，裴元惜被春月喚醒，春月一臉難色，低聲說勞嬾嬾請她去軒庭院。軒庭院乃主院，是宣平侯裴郅和侯爺夫人沈氏的院子。

勞嬾嬾是沈氏身邊的人，因著李姨娘在沈氏面前得臉，勞嬾嬾對裴元惜有幾分同情，又因著裴元惜是個傻子，也沒有認真計較的必要。

沈氏傳喚裴元惜，正是因澄明池之事。

也是那周三倒楣，他原本事情沒辦成特意避著人走，沒想到半路遇到劉婆子，那劉婆子就是之前樹蔭下同人間話的其中一個，是府裏有名的快嘴。

劉婆子嗓門又大嘴又快，瞧著周三的樣子也知是在池水裏滾過，府裏有水的地方唯有澄明池，池子裏的蓮子只有主子們能摘，下人們可摘不得。

周三苦苦爭辯，說自己不是去摘蓮子，乃是不小心掉下去的，劉婆子何其狡猾，三言兩語就套出周三的話，原是被三姑娘纏得沒法才出的事。

劉婆子這邊答應著替周三保密，那邊就嘴快說出去，沒多大會功夫宣揚得無人不知，很快便傳進趙姨娘的耳中。

趙姨娘是大公子裴濟的生母，還育有大姑娘裴元若。

當年沈氏進門三年無孕，裴老夫人康氏抬舉自己的表外甥女當貴妾，趙姨娘納進房第二年生下長子裴濟，第三年生下長女裴元若。

裴元若出生後不久，沈氏也生了一個女兒，就是二姑娘裴元君，同日出生的還有三姑娘裴元惜，而秋姨娘的女兒裴元華比裴元惜要小三歲。

康氏最喜歡趙姨娘，不僅因為趙姨娘是她的表外甥女，更重要的是趙姨娘生了侯府唯一的男丁，但康氏是個重規矩的人，趙姨娘再是有子傍身也不敢壓沈氏一頭。趙姨娘是個聰明的女人，要不然當年也不會被康氏挑中，那周三是她院子裏的

人，無論他是不是被三姑娘纏著去澄明池，總歸是他帶三姑娘去的，不僅去了，他自己還掉進池子裏被人識破。

李姨娘是沈氏的陪嫁丫頭，誰不知道李姨娘是沈氏的人，李姨娘膝下唯有裴元惜一個女兒，平日裏恨不得當眼珠子看著。

澄明池是李姨娘三令五申不許三姑娘去的地方，府裏的人都知道，周三今日破例帶三姑娘過去，不管三姑娘有沒有事，趙姨娘都要去給李姨娘賠罪，因此當下就命人捆了周三押到軒庭院。

李姨娘也在軒庭院，一聽周三帶裴元惜去過澄明池，驚得差點暈過去。

沈氏身為侯府主母，屋子的每個角落都擺放著冰盆，麒麟紋鎏金雙耳香薰爐、珊瑚鑲金雕吉祥紋的四面屏風、琳琅滿目的鏤雕繁複雲紋多寶榻。

裴元惜將將邁進沈氏的屋子，只覺通體上下無一不涼爽，她還沒站穩，李姨娘就撲過來抱住她。

「姨娘不是跟妳說過不能去池邊玩，妳為什麼不聽話？要是有個什麼事，妳讓姨娘怎麼活啊！」李姨娘抬著手，眼裏全是淚光，那一巴掌遲遲沒落下，最後落在她自己身上，「是姨娘不好，姨娘沒有看好妳……」

聽者無不動容，感慨李姨娘的一片苦心，裴元惜卻是一臉茫然。

沈氏清瘦體弱，清冷中夾雜著一種與世無爭的通透，她的目光流露出一絲不忍，道：「三姑娘好好的，如蘭妳沒必要怪自己。」

李姨娘名喚如蘭，原是沈氏的陪嫁丫頭。

「夫人，三姑娘就是奴婢的命根子，奴婢就怕她亂跑，再三叮囑她不許靠近澄明池半步，她要是有個三長兩短，奴婢活著還有什麼意思？」她面色哀戚，望著懵懂的女兒悲從中來，「三姑娘，答應姨娘，以後再也不要亂跑了，好不好？」

裴元惜不為所動，指著周三，「我沒有亂跑，是他說要帶我去的。」

周三不停磕頭，「夫人明鑒，奴才真的是被三姑娘纏得沒辦法，奴才要是不去，三姑娘就用石子砸奴才……」

他的眼圈青了一大塊，看樣子確實是被人砸過。

趙姨娘道：「周三平日裏差從不曾出過差錯，這次雖說是三姑娘纏著他不放，卻也是他做的不對，夫人要打要罰都是他應該受的。」

一番話說得漂亮，沈氏平日裏也賣她的面子，誰讓她生了侯府唯一的男丁，說句不好聽的話，以後沈氏榮養靠的還是她的兒子，還有嫁出去的姑娘們，包括沈氏生的裴元君也都要仰仗娘家的兄弟。

趙姨娘這些年本本分分，未曾做過什麼事情扎沈氏的心，沈氏與她算得上妻妾融洽，加上康氏拎得清規矩，裴郅又不是寵妾滅妻之人，這些年來大家面子上都還過得去。

「妳是個好的，幸好三姑娘沒事，我看就小懲以儆效尤，免得日後再有人心軟帶三姑娘去危險之地。」

小懲即打五大板，周三感恩戴德。

這時外面的下人通傳說秋姨娘來了，沈氏表情頓時略顯微妙。

同為侯府妾室，趙姨娘是人淡如菊書香氣足，秋姨娘嬌美動人氣色紅潤，唯有李姨娘憔悴顯老，卑微做小，比起趙姨娘和秋姨娘，李姨娘就像個婆子。

這些年李姨娘一門心思都撲在女兒身上，她和奴僕一樣卯時起酉時歸，一日不落地來軒庭院侍候沈氏，府裏人的皆道她一片慈母之心，百般替裴元惜謀取。

她顧得了這頭，自是失去那頭，加上她自比奴婢，只知道侍候沈氏，哪裏還有心思保養打扮，裴鄧早年還去她的屋子，這些年已經不再去了。

沈氏有時候都過意不去，讓她好生拾掇總會有些榮寵，每聞此言她只哭不爭，久而久之沈氏便由得她去，卻更是敲打下人不許怠慢裴元惜。

三個妾室之中，沈氏最不喜歡秋姨娘，誰讓秋姨娘最年輕，這些年裴鄧睡在她房裏的次數最多。

秋姨娘身後跟著一個婆子，正是之前同劉婆子說話的董婆子，董婆子一進門就說親眼看到周三想推裴元惜下水，結果自己沒有站穩掉下去。

沈氏大驚，「此話當真？」

李姨娘抱緊裴元惜，顫抖著唇，「你……你為什麼要害我的惜兒？」

周三臉色煞白，不停磕頭，「夫人明鑒，奴才沒有害三姑娘，是三姑娘想吃蓮子纏上奴才，奴才千不該萬不該一時心軟，求夫人開恩。」

要說趙姨娘會害裴元惜，沈氏是不信的，因為趙姨娘沒有動機。

她有子有女，還是老夫人的表外甥女，說句不好聽的，以後侯府都是她兒子的，李姨娘沒有爭寵之心，對她構不成任何威脅，裴元惜也沒擋裴元若的道，她實在沒有和李姨娘母女過不去的必要。

趙姨娘直直跪下來，就一句話，「請夫人明查。」

秋姨娘嘲諷道：「周三是妳院子裏的人，妳讓夫人怎麼查？」

沈氏略作沉思，示意裴元惜上前，拉著她的手，「可憐見的，妳可是侯府的姑娘，想吃蓮子的話讓下人去摘便是，哪裏用得著親自動手。」

裴元惜看似聽話地點頭。

沈氏歎息，也不知道這孩子有沒有聽懂，當下拉著她坐到身邊，「妳告訴母親，是妳自己想去摘蓮子，還是別人主動帶妳去摘蓮子的？」

裴元惜緊盯著桌上的點心，對她的話罔若未聞。

沈氏見狀把點心挪動一點，輕言細語再問一遍。「三娘若是告訴母親，這點心就是妳的。」

「我都告訴母親。」裴元惜的眼睛定在點心上，不捨得移開。

李姨娘啜泣道：「夫人，三姑娘怕是什麼都不知道。」

裴元惜歪頭看著沈氏，「我不是傻子。」

沈氏眼神有些恍惚，她看著這個孩子的眼睛，突然覺得很難過很想哭。「誰說三娘是傻子的，母親第一個不饒他！三娘告訴母親，今天都做了什麼事？」

「渴，春月去給我拿水，那個人來了，說要帶我去摘蓮子，說蓮子比水更解渴。」

裴元惜指著周三，突然高興起來，「他好笨，讓我摘蓮子，自己掉下去了，哈哈……」

沈氏臉色微變，看向周三。

周三申辯，「夫人明查，奴才路過那裏被三姑娘纏得沒有辦法，若不然借奴才一百個膽子也不敢帶三姑娘去澄明池啊。」

李姨娘低聲囁嚅，「惜兒神智如同三歲小兒，她說的話也不能全信，趙姊姊院子裏的人想來都是知道分寸的。」

秋姨娘冷哼，「這可不一定，保不齊是有的人心大了，不滿足現狀。闔府上下誰不知道李姊姊是夫人的人，三姑娘又是李姊姊的命根子，這動不了房梁還不興打碎幾片瓦嗎？」

沈氏若有所思，看向趙姨娘。

趙姨娘還是那句話，「請夫人明查。」

一室靜寂之時，唯有裴元惜吃點心的聲音，感覺大家都在看她，她拿起一塊點心，巴巴地朝秋姨娘遞去，「給弟弟吃。」

## 第二章 重得父親喜愛

秋姨娘聞言瞳孔微縮，在沈氏凌厲的目光中下意識護住自己的腹部。她今日穿的是天青色的百褶襦裙，未掐腰的裙子看不出原本纖細的腰身。

「三姑娘又胡說了，哪有什麼弟弟？」

「有，就在妳肚子裏。」裴元惜難得認真，大眼勁著，「我都看見了。」

沈氏不由多想，三娘是三歲小兒的心智，都說稚子能看到旁人看不到的東西，那秋姨娘的肚子裏保不齊真有個孩子。

如果秋姨娘真的有孕，且懷的還是兒子，今日這一場戲倒是有出處了。

內宅的婦人心思如同那盤山的道，九曲十八彎，每一道彎都意味著一個轉機或者一個陷阱，沈氏自己沒生兒子，在此之前她只有向趙姨娘示好，倘若秋姨娘也生下男丁，侯府內宅的格局就會變動。

「三娘都看見什麼了？」她問。

裴元惜舔著手指上的點心屑，露出三歲孩子才會有的天真模樣，「我看她肚子裏有個弟弟，我還看到他和她在一起說話。」

他是指周三，她則是指秋姨娘身邊的董婆子。

沈氏頓時冷了臉。

秋姨娘忙道：「夫人，三姑娘是個傻子，她的話您可不能信！」

李姨娘聽到傻子兩個字默默垂淚。

裴元惜昂著頭，小臉凶凶的，「我不是傻子！」

她大眼瞪得圓溜，氣呼呼的樣子像是被大人逗到炸毛的孩子，沈氏的心又揪了一下，用帕子替她擦拭嘴邊的點心屑。

「我家三娘是最聰明的孩子，聰明的孩子會記得很多事情，那三娘告訴母親，在澄明池的時候，那個人還做了什麼？」

「他掉下水了，想爬上來打我，我讓他摘蓮子，他不同意，我就用石頭砸他。母親，他在水裏爬來爬去的樣子太好玩了，我還想玩。」

所以周三臉上的淤青是這麼來的。

周三拚命磕頭，額頭處滲出血絲，看上去好不淒慘，還有那個董婆子也跪在地上

喊冤，說自己就是碰到周三說過幾句閒話，什麼都沒有做過。

秋姨娘的臉色不好看，踢了董婆子一腳，「妳這個死奴才，是妳說看到有人想害三姑娘，我這才巴巴地過來告訴夫人，妳要是敢有一句假話，我第一個不饒妳！」

沈氏不接她的話，淡淡地看向趙姨娘。

趙姨娘很平靜，「是非公道自在人心，妾身相信夫人一定能明斷此事。」

李姨娘坐立不安，「夫人，左右三姑娘也沒出什麼事，依奴婢看這事就是一個誤會，莫要因為三姑娘一人傷了大家的和氣。」

沈氏不贊同她的話，三娘再癡傻那也是侯府的姑娘，且不說事情背後有什麼陰謀，這兩個奴才都留不得。

周三突然爬向趙姨娘，「姨娘救救奴才，是您交代奴才幫您……」

「住口！」沈氏突然發難，「給我堵了嘴，拖出去打！」

趙姨娘還是那般平靜，秋姨娘暗自鬆口氣。

沈氏焉能不知這其中的貓膩，但後院之中一家獨大最不利於她這位主母，她始終都有看人臉色的那一天，若是兩虎相爭，她穩坐高臺觀虎鬥，方才能立於不敗之地。

周三被堵嘴打三十大板送到莊子上，他不會活著走出莊子，董婆子掌嘴三十後灌了啞藥發賣，永遠不可能再出現在東都城。

處家之道，在於平衡之術，沈氏自己沒有兒子，在處理妾室們的事情不可不小心謹慎，如此處置無異於各打五十大板，倒也算公平。

沈氏讓趙姨娘起來，命人看坐，示意她同李姨娘坐到一處，看向秋姨娘時笑不達眼底，一邊派人送秋姨娘回去，一邊派人去請大夫，秋姨娘到底有沒有身孕，一驗便知。

秋姨娘走的時候，怨毒的眼神在裴元惜身上停了一會兒，裴元惜立刻哇哇大叫，「母親，她瞪我！」

沈氏皺眉，不悅地看向秋姨娘。

秋姨娘連忙告罪，辯解自己沒有，心裏則是把裴元惜罵得半死，這個傻子當年怎麼就沒摔死！

「她有，她還瞪我！母親，我不喜歡她，也不喜歡她生的弟弟！」

秋姨娘哪裏還敢再留，快速離開。

李姨娘隱晦地看著自己的女兒，道：「三姑娘，休得無理，妳趕緊到姨娘這裏來，莫要纏著夫人。」

沈氏道是無妨，讓人去採蓮子。

裴元惜一聽有蓮子吃，高興得手舞足蹈。

沈氏點頭讚美，「瞧瞧我們家三姑娘，長得真是好看。」

「咱們府裏的姑娘，那是個頂個的顏色好。」趙姨娘道，一句不僅誇了所有的姑娘，還有自己的女兒。

沈氏笑了起來，趙姨娘此話不虛，裴元若知書達禮才貌雙全，她的元君明朗大方貴氣十足，裴元惜雖傻卻生得一副嬌憨之貌，裴元華則是俏麗可愛，長得都不差。



李姨娘一臉惶恐，「幾位姑娘自是好的，三姑娘哪裏能和姊妹們相提並論，奴婢只盼著她平平安安的，別惹出什麼事。」

沈氏笑容微斂，三娘長得再好那也是個傻子，如蘭這些年極不容易，她自己也是一想到三娘的婚事就頭大。

這般稚子性情，高不成低不就著實難辦，她知道如蘭這些年一直伏低做小是為什麼，心裏也打定主意替三娘尋個好歸宿，府裏的姑娘們也都到了說親的年紀，有些事情也該有所準備。

「先前我進宮時，曾太妃還與我提起一事，說是宮裏三年來太過清靜，她想尋些姑娘們進宮去陪她說說話。」沈氏和曾太妃是閨中好友，兩人交情不一般。

趙姨娘眼睛一亮，皇帝下個月滿十六歲生辰，聽曾太妃這意思莫不是陛下準備選妃？

這樣的事情只提一句，旁人必知其意，沈氏優雅地喝著茶，將兩位妾室的表情盡收眼底。

李姨娘自是沒有波瀾的，裴元惜是個傻子，沒有資格入選。

趙姨娘不一樣，她的女兒裴元若頗有才名，又是侯府的長女，不僅有入選的資格，若是能討得陛下的歡心，前程自是有的。

沈氏不想裴元君入宮，自己膝下唯有一女，自是希望自己的女兒能一輩子平安喜樂，天家雖富貴，卻是一入宮門深似海，她不想女兒一生都困在那樣的地方。

「咱們家大姑娘樣樣都是拿得出手的，過幾日我再尋個老嫗教她規矩。」

趙姨娘感激不已，心知沈氏是要把這機會給自己的女兒。

下人們採蓮子回來的時候，秋姨娘那邊也傳了信來，秋姨娘確實有了，因著日子尚淺，她自己都沒有察覺。

沈氏冷笑，秋姨娘豈能沒有察覺，怕是因著這次懷孕生出妄想，想在孕事沒有傳開時替自己肚子裏的孩子謀個前程。

沈氏看向歡快剝著蓮子的裴元惜，心下暗道一聲可惜，憶起這個孩子幼年時的聰明伶俐，或許真就應了「慧極必傷」那句老話。

裴元惜剝出白胖胖的蓮子，還抽掉中間的苦芯，遞給沈氏。「母親，您吃。」

蓮子剝得極其完整，連蓮衣都去得乾乾淨淨，沈氏看著她掌心中的蓮子，心頭不知為何泛起酸澀之感。

「三娘吃，母親不吃。」

李姨娘坐立不安，一副想過來拉走女兒的模樣，「三姑娘，妳快別鬧夫人，到姨娘這裏來。」

裴元惜搖頭，「我不，我喜歡母親。」

沈氏心頭一震，笑道：「母親也喜歡三娘。如蘭妳就是太過小心，我看三娘乖得很，一點也不鬧人。」

「夫人有所不知，三娘乖的時候乖，要是發起瘋來那是見人就打，奴婢怕她一個不好傷了夫人。」

十傻九癡，還有一個是瘋子，民間是有過這樣的話，但沈氏細看裴元惜，怎麼也

看不出她會是個能發瘋的。

這些年常聽如蘭說三娘如何胡鬧又如何累人，她倒是沒有親眼見過，只因如蘭天天把三娘約束在院子裏，養這麼個孩子，一定很辛苦。

「不怕，她這會兒乖得很，就讓她留在我身邊吧。」

李姨娘一臉苦相，忐忑不安地坐回去。

趙姨娘深深看她一眼，平靜的眼神教人看不出任何情緒。

正說話的當口，裴元君午睡起來給沈氏請安，那邁進門檻的花頭鞋中間是一顆渾圓的大珍珠，飄逸的裙裾看上去涼快又輕盈，卻是那極為難得的青雪綾雲紗。

她神情高貴，長相明麗端莊，通生貴氣十足，經過兩位姨娘時略一點頭，在看到母親身邊坐著的裴元惜時眸光微閃。

在沈氏的眼裏，自己的女兒是千好萬好，大姑娘再知書達禮也比不上元君的氣派，四姑娘再嬌俏可人也不如元君端莊大氣。

她慈目含笑，輕輕拉著女兒，轉頭看到瞪著一雙大眼睛的裴元惜，讓勞嬾嬾搬來一個春凳，安置女兒坐在自己身邊，低聲詢問女兒睡得可好，屋子裏的冰盆可夠。

李姨娘又要站起來，被她一個眼神使過去，只能不安地坐下。

先前裴元惜剝出好些蓮子想給沈氏吃，那些蓮子就放在玉白的瓷盤裏，沈氏沒有吃，現下卻是捏起好幾個遞給裴元君。

「嘗嘗，剛讓人摘的，特別清甜。」

裴元君習以為常地湊嘴過去，享受自己母親的投餵，「確實很清甜。」

裴元惜懵懂地低頭，眼底劃過一抹落寞。

沈氏同女兒親近時一向不喜歡外人在場，她生裴元君的時候傷了根本，這輩子只有這麼一個女兒，因此女兒的所有事她都親力親為，不願意假他人之手。

趙姨娘識趣地告退，李姨娘告罪說是要帶裴元惜回去，裴元惜戀戀不捨地望著那些蓮子，一副不想走的樣子。

「那些都讓三姑娘帶上。」沈氏命人包了好些蓮子，裴元惜這才高興起來。

李姨娘欲言又止，千恩萬謝，一出軒庭院她臉色猛地一沉。

可惜裴元惜一無所覺，緊緊抱著那包蓮子，蹦蹦跳跳地好不快活。

回到屋裏，李姨娘低喝，「跪下！」

裴元惜滿臉茫然，不知道發生什麼事，木頭樁子似的立在原地，一雙大眼睛又大又無神，看得人心裏發慌。

春月嚇得一下子跪在地上，手悄悄地扯著自家姑娘的裙襬。

「春月，妳拉我幹什麼？」裴元惜一臉無辜。

李姨娘目光冰冷，把自己的婆子黃嬾嬾叫進來，「春月護主不利，竟然讓三姑娘偷跑出去，還去了澄明池，給我打五大板！別出去打，就在屋裏打。」

「不許打春月！」裴元惜護在春月的前面，瞪著李姨娘。

李姨娘狠狠心，示意黃嬾嬾趕緊動手，可一個板子還沒下去，裴元惜已是撲到春

月身上。

黃嬤嬤略有猶豫地看向李姨娘，李姨娘痛苦地別過頭去讓她繼續。

板子打在裴元惜身上，黃嬤嬤再是用了巧勁也是疼的，五大板打完，春月已經哭得上氣不接下氣，裴元惜大聲喊痛，哇哇大哭起來。

李姨娘也跟著哭起來，撲過來一把抱住她，「三姑娘，妳怎麼這麼不聽話？姨娘就妳這麼一個女兒，妳說妳要是有個什麼事，那不是要了姨娘的命嗎？妳還疼不疼？姨娘的心都快疼死了，可是姨娘知道，要是不讓妳長個記性，下回妳還要往那樣的地方跑……」

「姨娘打我，姨娘壞！」裴元惜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，全都抹在李姨娘的身上，她還動起手來，用拳頭打李姨娘，「姨娘打我，我也打姨娘！」

黃嬤嬤趕緊把她拉開，「三姑娘，您怎麼能打姨娘，她都是為了您好，她為了您天天去侍候夫人，您以為她不想像趙姨娘秋姨娘一樣等著別人侍候嗎？她為了您，這些年都顧不上自己，您看看她都操勞成什麼樣子，她可是侯府的姨娘啊！」主僕幾人哭成一團，裴元惜還在不依不饒。「她打我了，我好痛！」

「打在您身，痛在姨娘的心，三姑娘，您以後要好好的，別再惹姨娘生氣了，咱們以後就安安生生地待在院子裏，哪裏也別去好不好？」黃嬤嬤哄著她，試圖把她拉起來。

李姨娘一臉的悲傷，心疼不已地抱著她痛哭。

黃嬤嬤見狀，只把春月拉起來，兩人一個去備熱水，一個去廚房取飯菜，屋子裏只剩下她們母女二人。

「三娘，姨娘只盼著妳好好的，妳答應姨娘以後不要亂跑好不好？」

「我沒有亂跑。」裴元惜撇開頭，像個賭氣的孩子。

「妳怎麼這麼不聽話，妳是想氣死姨娘嗎？」李姨娘伸手在她腰間狠狠擰著。

裴元惜痛得皺起眉頭，一把推開李姨娘跑了出去。

李姨娘臉色大變，跟著追出去。

裴元惜拚命地跑著，一邊跑一邊大哭，她跑的是往外院的方向，那裏是裴鄧回府的必經之地。

此時裴鄧和裴濟剛好回來，遠遠看到兩人，裴元惜立刻衝了過去。「爹，爹，姨娘打我！」

闔府之中，裴鄧只聽過一個孩子叫他爹，那便是他的三女兒元惜，三娘小時候特別聰明，那時候他還感慨過若三娘是兒子，只怕侯府會出一個狀元郎。

他從來沒有遇到過像三娘那麼聰明的孩子，幾乎是一點就通，後來三娘傻了，他還是惦記那個女兒，不時去看她，想和她說說話，就算是變傻了，那也是他疼愛的孩子。

可他去一次，李姨娘就哭一次，李姨娘說他是一府之主，不能總流連後宅，否則就是她身為妾室的罪過，還說她會照顧好三娘，不想他因此而分心。

初時他很不喜，覺得李姨娘小題大作，誰知道李姨娘性子剛烈，差點以死相逼，他這才沒有再去看三娘。

李姨娘此舉深受母親誇讚，他卻是惱怒不已，再也不去她的屋子。

「父親，是妹妹。」裴濟驚呼，就見裴元惜抱住了裴郅。

「爹，姨娘打我，您怎麼不來救我？」裴元惜哭得眼睛通紅，好不可憐。「爹，我好想您，您怎麼都不去看我？」

裴郅一生剛正嚴厲，無論對哪個孩子，即使是自己唯一的兒子裴濟他都是嚴肅的，猛然被女兒抱住，像是被什麼東西撞進心裏最軟的地方。

他不悅地看著後面追過來的李姨娘，「三娘犯了何錯，妳打孩子幹什麼？」

李姨娘嘴裏發苦，「侯爺，奴婢最疼三姑娘，她是奴婢的命，要不是她今天跑到澄明池那邊去玩，奴婢也不會生她的氣。奴婢就是想嚇嚇她，哪裏捨得打她。三姑娘妳快過來，別鬧妳父親。」

裴元惜搖頭，一副害怕的樣子。「我不過去，妳是個壞姨娘，我要跟爹一起。」

李姨娘瞳仁顫得厲害，死死掐著自己的掌心。

裴郅被女兒這麼親密地抱著，心頓時化了，想起以前的三娘也喜歡黏他，他還曾抱她在膝上學寫字，當下對李姨娘冷了臉，讓她去忙。他要和三娘好好說會兒話。李姨娘作勢要跪，一看這架勢裴郅就知道她要做什麼，無非是又拿什麼大道理來壓他，讓他別管三娘的事。

十年了，裴郅很久沒有享受過被女兒依賴的感覺，明知李姨娘的出發點是好的，心裏就是說不出來的厭惡。

「妳要跪就跪，跪多久都行。」他臉色黑得嚇人。

李姨娘臉色慘白，眼睜睜看著裴郅帶著裴元惜和裴濟去前院的書房。

這間外書房是裴元惜小時候常來的地方，那時只有她和裴濟被允許跟在裴郅身邊，裴濟從小跟著裴郅，不僅長得像裴郅，品性神態亦是相似得緊。

裴濟對府裏其他幾個妹妹沒什麼感情，即使是一母同胞的大妹妹他也不怎麼親近，唯有對自小朝夕相處過的妹妹感情最深。

妹妹傻了以後他也去看過，可因為李姨娘的規勸，還有自己姨娘的阻止，他去過幾次後就沒再去了。

這些年他心裏一直想著妹妹，有好幾次順道去看她，見她趴在地上玩泥，在草叢裏捉蟲子，再也沒有他熟悉的模樣，為此他很惋惜，也惆悵過。

看著裴元惜自己找了個地方坐下，裴濟疑惑地問：「妹妹還記得自己的位子？」

「記得，這是我的地方，那是哥哥的地方。」

裴濟更驚訝了，「妹妹是不是大好了？」

裴郅也很吃驚，一個傻了十年的人還記得十年前的事，是不是說明她沒那麼傻，或者是在慢慢好轉？

「三娘，妳過來，寫幾個字給爹看看。」

裴元惜乖乖巧巧地過去，選了筆蘸了墨，毫不猶豫地在雪白的宣紙下落筆，動作嫻熟運筆流暢，字體娟秀中透著一股飄逸，頗有自成一派的大氣。

裴郅不敢相信這是他女兒寫的字，十年前三娘受他啟蒙時確實比很多孩子聰明，但那時候她的字稚氣生嫩，還未成形。

這紙上的字要不是親眼所見，他絕不會相信是三娘寫的，畢竟這樣的字體和風骨不是一朝一夕能練出來的。

裴濟也大感意外，他還以為妹妹會忘記父親教過的東西，不想妹妹不僅沒忘，而且還有了這一手驚豔的字。

他認真看著妹妹的字，不由得覺得羞愧無比，自己跟著父親一直學習，一手字還不如妹妹來得出彩。

「妹妹的字好生大氣，哥哥自愧不如。」

裴元惜小心翼翼地扯著他的衣袖，滿臉崇拜，「我哥哥是天下最好的哥哥。」

聞言，裴濟心裏的那抹澀意煙消雲散，「妹妹也是天下最好的妹妹。」

兄妹二人的相處讓裴郅想到十年前，他一生中對天倫之樂最享受的時光就是那段日子，他不是不喜歡其他女兒，但沒有一個像三娘那樣深得他心。

「三娘，妳告訴爹，妳是怎麼寫出來的？」他急問。

裴元惜歪著頭，「我用水寫，在地上寫，爹教的，三娘不會忘。」

裴郅又喜又難過，這個孩子就算是傻了也還記得他教過的東西，她自小天資過人，即使變成傻子也比許多人強，要是那時候她還跟在自己身邊，以她的資質，在書畫上定能有一番成就。

這是他的女兒，他最聰明的孩子，如果不是李姨娘照顧不當，孩子怎麼會摔傻？

「好孩子，是爹耽擱妳了，以後妳每天過來，還跟著爹一起學字，好不好？」

裴元惜猛點頭，「三娘要跟爹在一起，還有哥哥。」

「好，好。」裴郅大喜。

裴郅派人送她回去後就宣佈了這個消息，沒多久侯府上下都知道傻了的三姑娘要重新跟著侯爺讀書，包括沈氏在內，所有人都很疑惑裴郅為什麼這麼做。

裴郅看重嫡妻，這樣的事情自是先知會沈氏，於是便順理成章歇在沈氏的院子裏，他說起今日之事，言語間頗為歡喜，對李姨娘言語間則是不掩厭惡。

沈氏替李姨娘說好話，道她也是為了三娘好，裴郅不置可否，李姨娘做的事確實無從指責，但他就是覺得惱火。

此時李姨娘還在前院跪著，等裴郅歇下後沈氏才敢讓她起來。

李姨娘回去的時候裴元惜已經睡下，黃嬪嬪扶著她問她要不要吃些什麼，她有氣無力地擺手，表示要先去看女兒。

裴元惜的睡相不怎麼好，因為貪涼薄被全部蹬到一邊，李姨娘輕輕拉過薄被，慢慢從裴元惜的腳蓋到頭，蒙住那張睡得一無所知的臉，雙手按住被子的兩邊，聲音低得像是呢喃。

「妳要是一直傻傻的該多好。」

被子下面的人開始蹬腿，頭猛烈地搖擺著想掙脫束縛，李姨娘眼神詭異地凝視著被子下面掙扎的人，直到裴元惜呼吸急促才慢慢鬆開。

得到喘息的人安靜下來，重新陷入綿長的睡夢中。

### 第三章 傻子也有長處

李姨娘天不亮就跪到軒庭院外面，沈氏聽到下人來報時歎息一聲。

此時裴郅還未去上早朝，聞言頓時橫眉倒豎。

沈氏頭疼撫額，換成其他人，女兒能受侯爺看重那必是開心到不行，怎麼如蘭好像如臨大敵，膽戰心驚？

她正欲替李姨娘爭辯一二，就見裴郅怒火沖天地出去。

熹微的灰光之中，李姨娘蓬頭垢面眼下發青，一看便是徹夜沒睡，她神色肅然眼神堅決，瞧見裴郅出來不停磕頭。「侯爺，奴婢是罪人。」

跟出來的沈氏驚問：「此話怎講？」

「奴婢早年偷偷請高僧替三姑娘批過命，高僧說她命如柳絮不受福祿，起先奴婢是不信的，可是侯爺您也知道，她小時候多麼聰明可人，誰知會變成後來的模樣。三姑娘福薄，莫說是侯爺的另眼相看親自教授，哪怕是尋常的福氣她都壓不住，求侯爺收回成命。」

沈氏從沒聽李姨娘提過高僧批命之事，想來這不是什麼好命格，不到萬不得已之時李姨娘也不會說出來。

裴郅鐵青著一張臉，怒視著李姨娘。

他昨天才和三娘相處過，敢肯定三娘並不是傻到沒救，他相信只要有人多加教育，他的三娘定會比許多的姑娘強。

李姨娘目光短淺，竟然還扯出什麼命理之說，明明是她自己照顧不周，下人們失職才害得他的三娘成了傻子！

「荒唐！什麼命薄，妳的意思是，我的女兒，堂堂的宣平侯府三姑娘，竟然連半點福分都壓不住？」

李姨娘磕頭不止，痛哭流涕，模樣好不淒慘。「侯爺，奴婢有罪，明知三姑娘是這麼個命格卻一直隱瞞不說。高僧說過她不僅自己福薄，若他人強行降福於她，亦會受到反噬，侯爺是一府之主，是侯府的天，您日夜繁忙已是極其乏累，奴婢怎麼能讓三娘去打擾您？您心疼三娘是三姑娘的福氣，可是三姑娘命弱，奴婢怕太多的福氣會折損她，還會傷及侯爺。」

她這番話倒是讓沈氏細思起來，當年侯爺極為喜歡三娘，三娘卻摔傻了，是不是真的因為命太薄反而承受不住？

如蘭和她一樣，都只有一個女兒，將心比心，在她的心裏，天大的富貴也不及元君的平安健康重要。

裴郅卻是氣得牙癢癢，對李姨娘越發的厭惡，他還沒聽過哪個人福薄到如此程度，連父母的關愛都承受不住。

如此命格，當應是天煞孤星才對，可是他還活得好好的！

「分明是妳自己帶孩子不盡心，沒有管束好下人才害得三娘摔成傻子，如今倒好，妳竟然說我的女兒福薄至斯，依妳所言，我的女兒連父母的疼愛都不配擁有，那妳這個親生母親怎麼沒見受到連累？」

李姨娘越發悽惶，「侯爺，這些年奴婢不敢一日享清福，不敢得到侯爺的半點寵愛，都是為了三姑娘。」

「妳自己出身低賤，甘願為奴為婢，扯上本侯的女兒做什麼？既然妳這麼喜歡當

下人，那本侯就成全妳，正好秋姨娘剛有了身子，她院子裏人手不夠，妳就去那裏幫忙吧，至於三娘就不用妳受累了。」

沈氏大驚，聽到裴郢對她說「有勞夫人」四字，嘴裏忙道應該的。

侯爺這是徹底惱了如蘭，要把三姑娘給自己養，她倒是不介意多養一個孩子，可是總覺得侯爺此舉有些不太妥當。

裴郢不願多看李姨娘一眼，他也不知為何這般厭惡這個婦人，早年瞧著溫柔聽話，臉盤兒圓潤還算討喜，近年是一年比一年顴骨高聳，愁眉苦臉。

「起開！」他一腳踹過去，徑直出了軒庭院。

李姨娘被他踢翻在地，趴在地上哭得可憐。

她此時的樣子狼狽至極，沈氏與她多年主僕難免心生同情，這些年侯爺還沒有對哪個下人如此憎惡過，何況還是一個生育子嗣的妾室。

「妳這是何苦？」沈氏搖頭。

李姨娘泣不成聲，「奴婢是真的沒有法子，奴婢沒有別的期望，唯願三姑娘能平平安安地過一生，哪怕是個傻子。」

都是為人母，沈氏理解她的心情，思及她這些年的所作所為，感慨她對三娘的掏心掏肺，可憐天下父母心，事關女兒的命數，親娘自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。

不過侯爺發了話，沈氏不敢有違，她細聲勸說李姨娘回去，然後再命人去秋姨娘那裏知會一聲。

秋姨娘身子重，院裏確實需要增添人手，但兩人同為姨娘，秋姨娘還不會傻到故意作踐李姨娘。

裴元惜自是被接到軒庭院，看著少女一臉歡喜，絲毫不知自己姨娘艱辛付出的懵懂表情，沈氏只有一聲長長的歎息。

裴郢氣沖沖地直奔皇宮，尋常的勳爵一月最多應幾次卯做做樣子，他卻是身兼實差的一品侯爺，因著他另一個中郎將的身分，要和其他的文武官員一起上朝。

景武帝商行還未滿十六，朝中政事一向由大都督公冶楚掌控。

商行是先帝與宮中一名宮女亂情一夜生的皇子，於眾皇子中行九，先帝重色愛慾，子嗣眾多，皇子共有十六位，商行不占長不占嫡亦不出眾，公冶楚正是看中這一點，才殺光所有的皇子扶商行上位。

商行繼位後對公冶楚言聽計從，恨不得將皇位拱手相讓，公冶楚為人獨斷專行，東都城的世家顯貴無一不受到棄用，裴郢之所以能得重用，皆是托早死的老侯爺的福。

老宣平侯死得早，還沒來得及給裴郢添幾個嫡出弟妹，更沒來得及給他生一串庶弟庶妹，是以先帝在位時宮中並無裴家的姑娘。

與沈氏交好的那位曾太妃是個沒有生養的妃嬪，公冶楚顧及面子，特意給商行尋了這麼一位庶母妃在宮中做樣子。

今年盛夏暑重，那位少年天子早已離宮去避暑，彷彿根本不在意自己的江山會不

會被公冶楚霸占，他們這些朝臣每日面朝進言聽政的都是公冶楚，公冶楚自不會在慶和殿主殿聽政，他們議政的地方是在偏殿。

裴郅有意顯擺自己的女兒，故意拿出裴元惜寫的字給中書令張大人看，張大人好字，一見果然驚為天人。

「此字靈秀飄逸，看似出自女子之手，卻有一種不同於女子的崢嶸磅礴，不知是哪位大家墨寶？」

裴郅撫鬚賣著關子，眼神中難掩得意之色。

張大人又道：「不知裴侯爺可否替我引薦一二？」

不少官員看過來，裴郅見差不多了，忙擺擺手，看似不經意地回答，「引薦怕是有點難，只因這字可不是什麼大家墨寶，而是小女隨手所寫。」

宣平侯有好幾個女兒大家都是知道的，有人立刻稱讚，「侯爺果然教女有方，早就聽聞你府上的大姑娘是才女，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。」

裴郅吊人胃口，「不是我的大女兒。」

「那是你府上的二姑娘？」有人猜。

他還是搖頭。

張大人皺眉，「總不會是你的小女兒吧？小小年紀這麼厲害？」

他還是搖頭。

這下，眾人都來了興趣。

有人驚呼，「裴侯爺，你可不要告訴我等，這字是你府上的三姑娘所書？」

「正是。」裴郅含笑回答。

一時之間眾人議論紛紛，皆道裴郅耍弄人，誰不知道他家三姑娘是傻子，怎麼可能寫出這等好字。

張大人都不信，何況是同裴郅一向不對盤的賁威將軍洪石務，洪將軍之所以處處和裴郅作對，就是看不慣他明明是個武將，卻偏偏和文臣走得近。

「裴侯爺這是從哪裏買來的字，竟然拿來給自己的女兒臉上貼金。你要說是你家大姑娘二姑娘還尚可，硬要說成是三姑娘寫的，莫不是在戲弄我等？你可知這是在哪，這是慶和殿，豈容你在這裏放肆！」

裴郅故意顯擺女兒寫的字，一則是想替女兒博個好名聲，二則就是想氣氣這位洪將軍。洪將軍有一女，生性如同男兒一般愛打鬥，大字不識幾個，寫出來的字有如狗扒的一樣，淪為東都城貴女口中的笑料。

洪將軍心疼女兒，不忍看女兒受人嘲笑，便拉了一個墊背的，裴元惜是個傻女，他洪家的女兒再是不喜歡讀書，再是寫字難看也比傻子強。

久而久之，兩人的梁子便結大了。

「是不是我三女兒寫的，我又不能紅口白牙亂說，若有人不信，大可去我府中一觀，看看這字是不是我家三娘寫的。」

「真的？」張大人來了精神，裴郅此人不會說虛話，早年曾聽他總誇讚自己的三女兒是何等聰明伶俐，或許這字還真是他家三姑娘寫的。「那我定是要去看看的。」

「隨時歡迎。」裴郅今日勢必要出一口濁氣，他斜睨著洪將軍，「以往我老聽人



說我家三娘是個傻子，總有人恨不得踩著我家三娘顯擺自家的姑娘，卻不知他家的姑娘連一個傻子都不如。」

洪將軍怒起，滿臉通紅，「你說誰呢？」

「誰心虛，誰應聲就說誰。」裴郅一大早被李姨娘激怒的火氣得到發洩，十分珍愛地收起女兒寫的字，「歷來大家皆多怪癖，我家三娘亦不例外，不是她傻，是世人不懂。」

這時有人通傳，大都督到了，所有的文武官員站成兩排，恭迎公冶楚。

裴郅站在武將中，低垂著視線看著一襲深紫蟒袍如疾風般掠過。

眾人鴉雀無聲，隨後魚貫入偏殿。

巳時過，百官散朝。

張大人同裴郅一起離開，纏著他約好幾日幾時去侯府拜訪。其他的官員三三兩兩議論著今日主要議的政事，互相試探著對方的口風。

景武帝下月滿十六，正是該擇后選妃的年紀，眾人幾家歡喜幾家愁，府中有姑娘的人心生希冀，家裏沒女兒的只能望洋興歎。

裴郅倒是一臉平靜，沈氏已同他商議過，若是陛下選秀，他們侯府會送元若入宮，至於元君，沈氏看好她娘家的侄子。

沈氏出身昌其侯府，先帝在時宣平侯府和昌其侯府旗鼓相當，如今新帝上位，昌其侯府不受重用，地位早已不如宣平侯府，將來裴元君嫁給昌其侯世子，看似門當戶對，實則是低嫁。

元惜情況不一般，沒有入宮甄選的資格，元華太小，還沒到入選的年紀。

對於送女兒入宮一事，裴郅並沒有多大的想法，誰不知道陛下是個擺設，真正掌政的是大都督，再加上陛下那些個常人難以忍受的癖好，要是可以，他一個女兒都不想送進宮。

洪將軍的嗓門大，嘴裏在問以前秀女進宮入選的條件，眼睛卻不時瞄著裴郅，「原來還得要四品以上，相貌周正，沒有殘疾隱疾的姑娘，那傻子肯定是不夠格的。」

裴郅冷哼，「大字不識幾個的連初選都過不了，也好意思嘲笑別人。」

洪將軍像被踩到尾巴的貓，頓時炸毛，「至少我女兒能進初選，不像有的人連最基本的資格都沒有。」

「進初選就這麼驕傲了？那還真是可憐，不像我，我可是有四個女兒，不拘哪一個入選，總比那些初選就被刷下去的強。」

「四個女兒有什麼了不起，保不齊陛下就喜歡別具一格的女子。」洪將軍針鋒相對。

旁邊有人從中相勸，張大人也在勸裴郅，何必同洪將軍一個粗人置氣，在眾人有意的拉架之下，裴郅同張大人從另一邊走。

隔得老遠洪將軍還在那裏得意，說自己有三個兒子，不像有的人府裏只有一根獨苗苗，而且是一個庶子。

「三個呢，兩個是嫡出。」洪將軍加重語氣。

張大人忙拉著裴郅走遠，生怕兩人在宮門口動起手來。

裴郅上朝去時憋著火，下朝的時候又被洪將軍拱了一肚子的火。

快當午的天，熱得人嗓子冒火，他的長隨裴青一直等候在宮門外，遠遠瞧見自家侯爺出來，立馬奉上早已備好的涼茶。

許多官員一邊嘴裏抱怨著這鬼天氣，一邊以最快的動作鑽進馬車轎子裏，再催促著車夫轎夫趕緊走。

文官乘轎乘車，武官大多騎馬，裴郅乘轎這點讓洪將軍特別鄙視，堂堂武侯出身，竟然學得跟文官一樣娘們兮兮，真是有損老宣平侯一世威名。

轎子停在侯府外，從門口到前院書房約有一刻多鐘的路程，白花花の日頭曬得人頭皮發疼，男人又不像女子一樣時興撐一把紙傘蔽日，只能生生受著。

「爹。」大門處站著一名少女，正是裴元惜。

雖然是站在陰涼之處，她還是被烈日熏得兩頰通紅，紅撲撲的臉蛋在見到裴郅時像盛開的花一樣，煞是好看。

裴郅眼中閃過心疼之色，「妳怎麼在這裏？」

「我等爹。」裴元惜的手中挽著一個小籃子，籃子用小棉被蓋得嚴嚴實實，「我給爹送冰鎮的綠豆湯。」

盛暑的天裏，侯府每天都會熬煮綠豆湯，然後用冰鎮著供主子們隨時取用。

「妳等了多久？」裴郅問。

裴元惜歪著頭，指指地上石獅的影子，比劃著手勢，「那麼長的時候我就來了，現在都快看不見了。」怕是不止一個時辰。

裴郅心下感動，從門口到外書房這段距離他總是走得極快，還沒有人想到過他在這一刻鐘裏也會熱。

裴青暗道，那冰鎮過的綠豆湯用棉被蓋著，怕是早就焐成熟的了，三姑娘孝心可嘉，卻是不得其法，得用冰一直鎮著才行。

裴元惜已經掀開棉被把綠豆湯取出來，她倒是想得周全，湯碗還用盤子蓋著，她舉到裴郅的面前，眉眼彎彎，「爹，快喝，喝了就不熱了。」

湯碗上沁著細小的水珠，湯還冒著涼氣。

裴青咦了一聲，「這湯還是冰的？」

裴郅也略感詫異，他和裴青一樣，都認為用棉被蓋著曬了這麼久，綠豆湯肯定成了熱湯，沒想到竟然像是剛從碎冰裏取出的一樣涼爽。

一碗冰鎮的綠豆湯下肚，他感覺自己活了過來。「三娘，妳怎麼知道這個法子的？」

裴元惜大眼疑惑懵懂，「不知道，我就是知道。」

裴郅笑起來，他家三娘就是不一般，她的腦袋瓜子裏都裝著和別人不一樣的東西，天妒完人，三娘這般定是遭了天妒。

「我家三娘就是聰明，這個法子好，若是傳揚出去，各家各府每年都能省下不少冰。」

「那當然，我可是爹的女兒。」裴元惜一臉驕傲。

裴郅午膳一般會在前院用，陪他一起用膳的還有剛從學堂回來的裴濟，裴濟看到裴元惜並不覺得奇怪，同父親說起夫子今日的授課內容。

父子二人探討一番，裴元惜絲毫不覺無聊，托著腮認真聽他們說話。

「父親，妹妹好像能聽懂。」裴濟驚奇道。

裴郅看過去，「三娘能聽懂嗎？」

裴元惜搖頭，「不懂。」

裴郅眼中的期盼散去，倒也沒有多少失望，畢竟比起一般的癡傻之人，他家三娘已是十分難得。

誰知裴元惜說完不懂之後，一字不差地將父子二人之間的談話複述出來。

裴郅一臉震驚，裴濟更是目瞪口呆。

「父親，妹妹她……她居然一個字都沒差。」

「對，一個字都沒差。」裴郅激動起來。

他真是疏忽了，他的三娘在變成傻子的情況下還能記得十年前他教過的字，可見記憶力超群。

他不是天賦異稟之人，他的兒子也不是，他聽說過神童，知道世上有人過目不忘，那樣的人極其難得，萬人中未必有一人。

三娘聰慧，他是知道的，他不知道的是他的三娘比他想像的還要天資過人，如果三娘不傻，或許早已成為名家受人景仰。

「三娘，來，父親再考考妳。」裴郅取出一本晦澀的史記，讀了一頁，然後看向自己的女兒。

裴元惜臉上茫然不解，在父親期盼的眼神下，她疑惑地開始背誦，和剛才一樣，還是一個字都沒錯。

裴郅的心一時像是被熱油煎著，他最聰明的孩子成了一個傻子，老天何其不公。一時又像是滾進冰水中，慶幸著他發現得還算不晚。

能寫一手那樣的好字，還有過目不忘的本事，他的三娘不會一輩子被人當傻子看待！

「爹，妹妹好厲害。」裴濟震驚著，完全沒有辦法形容自己的感受，他的妹妹原來如此厲害，要是沒有變傻那該多好。

「是啊，多麼難得。」裴郅平復情緒，叮囑兒子不要告訴別人三娘過目不忘的事。樹大招風，慧極必傷，三娘能寫一手好字的名聲傳出去就夠了，他怕再多的才能會引起不必要的風波，被有心之人利用。

須臾之間，裴濟便明白父親的苦心。「父親放心，兒子省得。」

有兒如此，有女如此，裴郅覺得很滿足，他依稀記得當時還是一雙小兒女，眨眼的功夫已是芝蘭玉樹桃紅柳綠，他心裏酸酸脹脹，說不出的感慨萬千。

他甚至在想，或許三娘不用嫁出去，他可以招婿上門，他相信以侯府的能力養他們一家人足足有餘，也相信兒子會善待這個可憐的妹妹。

他命人把午膳擺到前院，和兒子女兒一起用飯。

裴元君身為嫡女，尚且不曾被父親召到外書房，更別提和父親單獨一起用膳，她心中難免有酸意，更令她不舒服的是，裴元惜還有幸下午跟著父親一起讀書。

沈氏不忍女兒失落，少不得一通細語安慰，直道是裴元惜可憐云云，她作為姊姊又是嫡出，何必同一個庶出的癡傻妹妹計較。

也虧得裴元惜是個傻子，若是換成裴元若或裴元華，別說裴元君拈酸，就是沈氏自己也不會好受。

裴元惜才住到軒庭院，同裴元君不熟，裴元君嫌她傻，一向不怎麼搭理她。

申時三刻，裴元惜回來後呆呆地站著不敢動，等看到沈氏後巴巴地跟在後面像一條小尾巴，沈氏心下歎息，想讓她回房去歇著，一看到她的眼神不知為何突然想哭。

「妳這孩子，跟著我做什麼？要不回房歇著，要不去找妳二姊姊玩？」

裴元惜頭搖得像撥浪鼓，「我跟著母親，我喜歡母親。」

沈氏的心軟得厲害，再三敲打軒庭院的下人不許怠慢三姑娘，三姑娘的一應用度都比著大姑娘來。

晚膳裴元惜是和沈氏一起用的，還有裴元君。

沈氏是主母，又有豐厚的嫁妝，還捨得給女兒花銀子，所以軒庭院的飯菜是最好最精緻的，裴元惜傻傻地看著那些菜，嚇得不敢動筷子。

勞嬾嬾端上來幾盅燉好的燕窩，分別擺在幾位主子面前，燕窩燉得正好，木瓜的色澤十分豐潤好看。

「喝吧。」沈氏道。

裴元惜盯著白玉碗裏的燕窩，遮住眸底的微光。